

## 未了生缘待重结【发郊】【姬屋藏郊】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870125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870125>.

Rating:	<a href="#">Not Rated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姬屋藏郊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
Additional Tags:	<a href="#">约稿</a> , <a href="#">一发完</a> , <a href="#">HE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16 Words: 12,879 Chapters: 1/1

## 未了生缘待重结【发郊】【姬屋藏郊】

by [aoeiuVchien](#)

### Summary

- \* 是约稿感谢荼白宝子
- \* 这是一个殷郊成仙后才知道姬发只有3年寿命，执意要逆天行道救他的故事
- \* HE
- \* CP30《朝云岐路》第一篇
- \* 帮我宝子放下企鹅群号173930679

作者：aoeiuVchien (ao3)

预警：部分捏造，与《封神榜》不同。

0.

天下共主，鬼神皆从，千世不朽，万代为王。

这样，想必这位年轻的王，必能享万里江山，拥千年长寿吧。普天之下，财富美姬，权力福贵，千秋功名，儿孙厚泽，恩爱佳人，于天下共主而言，全然是唾手可得之物。

又有什么他得不到呢？

呵呵，你说他一生皆空？那可是荒唐戏言。

毕竟，天下的福气都在共主身上，可真是教人羡慕得牙痒痒呢。

1.

朝歌已然是残垣断壁，一片废墟。曾经绵延百里的皇宫，昔日彻夜不灭的灯烛，从未停歇

的歌舞，早已如过往云烟，现今，连半分残影都无。颓垣断瓦中，再也看不到昔日丹楹刻桷、画栋飞甍的模样。皇宫出外向西，十余里远，横陈着栋栋瓦房，站在烽火台上望去，弯弯曲曲，犹如枯死的水虺，趴在干涸大地上。那里曾是殷商质子营的营房。

马蹄纷飞，战马嘶鸣，刀枪无眼，尸首异处。血皴染大地，流淌了整整一年，土泥红过，岁月沉淀，变为大雨洗刷不去的黑，犹如深渊。昔日质子，死得死，逃得逃，西岐叛军刺杀纣王后，四方诸侯造反，天神降世，兵连祸结，天下大乱。

朝歌不保后，质子营与昔日擎天玉柱一般的庞然殷商一起，轰然倒塌。

到现在，殷商已灭，就再也不会有人，再多看那丑陋废墟一眼。那处与寻常百姓被掠夺过的茅草屋一样，无非是些碎砖和烂泥了。

只有一个人，还会把目光遥遥投注在那些碎石之上。

“王上，天凉了，该回去了。”

那人一袭玄色大氅，站在唯一残存的烽火台上。他眉宇间隐隐威压，却又那样年轻，好似满眼的野心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壳，藏住他仍不灭赤子之心。他淡然看了眼侍从官，挥了挥手，言语间毫无波澜：“我自有分寸。”

侍从官退下前，那人道：“不用叫我王上，登基大典尚未举行，我还不是周的王。”

侍从官垂手恭敬道：“是，王子发。”

侍从离开，烽火台上就又只剩下他一人。王子发闭上眼，三年过去，朝歌的风依然有血的味道，他在这样滚滚血风中，却看到了谁也没有受伤的过去。

谁在远方的幻觉里吵闹？是那些并肩作伴的战友，以及那个人。

胸腔热浪汹汹而来，恍若又有了那年稚嫩，初次跨上战马时饮冰不寒的热血。血胀得王子发胸口痛得厉害，五脏六腑仿佛就此炸裂，让着苟延残喘的躯壳成为浴血鲜红的丰碑。

他面对质子营的方向，胸口太痛，痛得压抑不住，咳嗽几声。一股浓血从王子发的嘴里吐出，落在这片早已侵血三层的大地，很快隐入不散墨黑中。

而他的双目仅仅是漠然，冷得像已经就此死去。直到从天而落的雨水砸在他俊秀的脸侧，犹如迟来的泪水。

2.

殷郊在昆仑的封神台前跪了三天三夜，天上一天，地上一百年。他跪过了一整个凡间的生灵涂炭。

其师广成子站在高处，静静看着这个徒弟。

“你已是仙，不可再怀凡人之心。”广成子抚须道：“若你有情，修为尽毁，拔去仙骨，不入六道，只能在这世间做最低贱的孤魂野鬼。”

殷郊只是弓腰，整个人匍匐在地面上。他声音不大，却非常坚定：“弟子知道。”

“弟子与姬发……并非情爱，乃是手足兄弟之情。”殷郊沉声：“昔日弟子在凡间，姬发曾救弟子数次，成仙并非绝情，救命之恩不得不报。”

他重重磕下三个响头，若非仙发护体，恐怕早已磕得流血：“请师尊允许弟子下凡。”

广成子凝视这徒弟的脸，殷郊容貌停至少年，成仙助他脱了凡胎，却没有让他忘了凡情。生劫易过，情劫难挨，这道理广成子又怎不知？但凡所有都有它的劫难，要自己硬生生抗，凡人也是，仙人也是。

“昆仑不是没规矩，任你来去的地方。”广成子终还是对这痴徒弟网开一面，“姬发之命，早已写在生死簿上，阳寿有数，女娲娘娘都不能改。你一小小仙子，又有什么能耐？”

“阳寿有数？凭什么？我偏不服！”殷郊抬头，额头赤红，双目亦是赤红，却没有泪。

神仙无泪，也该无情。

“他是天下共主，救了那么多人，又怎么不能被救上一救？若是不救姬发，弟子甘愿毁了仙骨，脱离六道之外，做个野鬼！”殷郊近乎嘶吼。

殷郊为人时，就拔剑对父，誓要灭了纣王，从来就是个大逆不道之徒。为了仙，又怎可能乖乖奉茶炼丹？广成子苦笑，可这事实太大，且不说凡人不能逆天改命，就是仙他——他也不能怀情啊！

“我放你下山，但你可要想好了。”广成子声沉如钟：“殷郊，你只有一个法子，能延长姬发的性命。就是让他在寿命将尽前，脱下凡胎，与你一起成仙，若是上了阎王爷的堂，那为师可一点办法也没。可你不能施法，不能强迫，须得他自个去悟，悟得了然了，为师自会收他为徒。”

殷郊抬头，目光炯炯，恍若星火燎原。

“切记，为仙，不可动情。你们若有了情，谁人都救不了你。必然会不得超生，不得再见。”

广成子声音犹在，人影已然消散在封神台云雾缭绕之中，只留得那痴傻的徒弟，还妄图去求，去续那本该斩断的凡世孽缘。

3.

天下共主本非凡人，乃天上白玉京坠入人间的灵根，神不能救世，神便赐灵根下凡。

灵根只此一根，下凡之日便开始灼烧，以身为蜡，以骨为芯，烧净天下苦难，烧灭魑魅魍魉，还江山千年平安。

而江山平安初始，灵根便烧完了，便在这他守护的凡尘里，再寻不到他的踪迹。

4.

姬发再次见到那丝毫未变的容颜时，恍惚许久，才想起他已经与他分别人间十二年。

他乘坐的龙辇驶出朝歌百余里时，轮毂松动，六匹骏马惊慌嘶鸣，车厢歪斜，轮子就这样陷入官道旁的松土中，又因为刚下了滂沱大雨，土软泥烂，马儿挣扎，越陷越深。

十几侍卫去推，反而越推陷得越深。

正是日落之时，夜已迫不及待侵入广袤大地。天色渐黑，侍卫兵们都怕有鬼怪作祟，纷纷拔刀，围绕在姬发身侧，护他周全。

他们本应从朝歌赶往镐京，十日之后，就是姬发登基大典得日子。却没想刚出朝歌不远，就出此一遭，虽不是什么大事，若落到司命耳中，恐怕又要扯上什么天神之怒万万不详之类乱七八糟的判言。

姬发不信神佛，也厌烦司命絮絮叨叨。可是，他这一辈子，都听着那些絮絮叨叨一路前行。

年少做质子出发之前，父亲姬昌曾经在西岐宗庙为他占卜。天意言他天命非凡，却要早早归去。那时姬发不过垂髫小儿，就已经被寥寥数语定下终点。

可他不信，就算不得不信，他也不甘。

陷入烂泥的轮毂也罢，寿数也罢，他都不甘。

于是九五之尊就这样从马车上一跃而下，拔出佩剑鬼侯，直接插入泥中，妄图将陷入的车轮翘起。剑刃锋利无比，一剑下去，差点将马腿砍断。

马匹受惊嘶鸣声中，他听到了远远而来的另一个声音：

“武王发，你慌什么？”

姬发像被冰冻，呆立在原处，没有回头。

人间十二年，已然一纪。太久了，凡人又哪如仙，能事事铭记？可是姬发就是一下听出，那就是殷郊。他的声音完全没变，和日日夜夜在姬发的美梦里一样，一点没变。

姬发犹坠梦中。

他曾经几度耳闻，殷郊并没有死。断头后，他被杨戩与哪吒送入昆仑，拜广成子为师，得此奇缘成了仙。可于姬发而言，关于殷郊的一切在那颗头颅在自己面前飞起时，就全部成了梦。

质子营是梦，朝歌是梦，殷商是梦，殷郊也是梦。

姬发感到有人站在他的身后，侍从自动为这位似仙非仙的不速之客让道，他就离姬发如此之近，近得他感觉得到，身后人身上的温度。

十二年前，他们肌肤相贴那样的温度。

姬发还是回了头，面前的面容离得过近，从时光磋磨中逃离，和少年时如出一辙，让姬发熟悉到有些失真。

只有仙才不会老，姬发明了，那些传说是真的，殷郊已经成仙。

而他自己，与殷郊不同，是个怎么也逃脱不了生死有命的凡人。

殷郊的眼神只在姬发脸上滚了一圈，便无二话，他略施法术，就将陷入泥地的半个轮子连根拔起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一时间，武王周遭的卫兵连连惊呼，无不震惊。

人群之中的姬发却截然相反，眉宇里一点点残存的情谊，也渐渐冷却。

殷郊仍如少年，做了什么厉害之事，就爱讨姬发的赞叹。他挑着眉看姬发，只看到了刻意疏离。

那些打趣的话在殷郊嘴边，终是没有说出口。

天上一天，地上一百年。他与姬发分别十二天，仍然记得他所有，恍然同塌而眠不过昨日。

而姬发与他，已经诀别十二年。整整十二年，那么久，也许姬发早已忘记了所有。

殷郊再开口时，有了点颤抖：“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姬发？我是殷郊。”

姬发不知如何回应，他已认定两人生死相隔，只希望少年爱人能在奈何桥上等他一遭。

可对方却成了仙。

人死轮回，仙得永生。他们竟再不能生生世世相见。

姬发胸口又是一热，口中腥甜，一口热血硬是让他生生吞了回去。那么苦，那么涩。

5.

姬发没想到，殷郊竟非要与他同乘一车。身为周王，坐塌之侧本不许他人冒犯，就算是个仙人亦是如此。车轮拔出后，姬发钻入舆内，半晌不见启程，又挑开帘看到底发生何事。

只见殷郊抱臂站在一队高头大马前，下巴微抬，似笑非笑盯着舆内的姬发。

“这就是武王的待客之道，我好歹刚刚帮你解决问题。”殷郊挑眉道。一如他作为王子时，那副略显倨傲的模样。

姬发倒没什么表情，与殷郊相比，他已年过而立，自然少了十二年前的少年气。

“仙人想怎样？”姬发问。

殷郊倒也不客气：“给我匹马，或者，让我上车。”

姬发见他一副理所应当的模样，真跟当时在质子营讨要鬼候剑时一般任性，旧时如昨，他被殷郊样子勾着，浅浅笑了。姬发本就生的英挺俊朗，这一笑回了半分旧时模样，闯入殷郊的眼底。

殷郊觉得，姬发根本没变过。临行前对师父广成子许下的诺言，殷郊心里有了几分底。他自觉姬发没变，还是那个会顺着他的，西伯侯之子。

可他现在，并不是殷商王子，而姬发，也已为大周之王。

殷郊还是被姬发允许，进了舆内。车内丝锦温软，装饰却十分简朴，别说纣王之舆，就连王子乘坐的车都比不上。殷郊打量后道：“倒是简单。”

“教仙人失望了。”

两者一人冷淡，一人轻佻，倒真教人分不出谁是仙谁又是人。

舆内不大，并排而坐，不甚刻意，也会时不时碰撞在一起。殷郊的手碰触到姬发，后者回缩，避开些许。几番下来，趁一个颠簸，殷郊干脆抓住姬发手腕，那张艳得好看的脸，直接迫于周王面前。

“你躲什么？”

姬发反手一翻，攻守易势，殷郊在昆仑这些时日，倒是丁点长进没有，让个凡人拿捏。

周王面容平静，只是字字珠玑：“你瞒我什么？”

过去日子，殷郊外显，姬发内敛。外显而气不足，内敛而多持久。姬发此人极坚韧，闷着不吭的，登天难事他应了，都会做了。殷郊总看不透那双眼，不怒不悲，闪着的光无论长夜多么漫长，都永不灭。

那双眼如今又这样看着他，看得他心虚，也心痛在一起。

明明啊，这双眼还是如此明亮，谁又能想，周王寿数不足三年？

殷郊怎地，也不能把此番下凡的目的，说给姬发听。他要救他，逆天改命，硬是要凭借一己之力，将他寿命添上长长久久的一笔。

“我……我来见见你。”殷郊半天，只挤出这样一句。

殷郊不会扯谎，尤其面对姬发。同塌而眠八载，他哪件事瞒得过姬发？周王一眼看出殷郊话里有话，刚想逼问，又猛然惊觉，自己是人，对方成仙，早已人仙有别，又哪是能闲事掰扯的昨日？

他只得放了手，心里一抽道：“你见过了，回去吧。”

殷郊吃了瘪，面前人，和他所思所想，丁点不一样。他一时不知姬发怎么变成这样，倒显得他在昆仑台上那一跪可笑又可悲，枉费他为他续命。昔日王子眉头下压，死死盯着姬发侧脸，非要看出个一二。

周王如此平静，平静到漠然。

殷郊脑子一热：“你就这么想赶我走？”

姬发目不斜视，目光在促狭舆内也落得极远。

十二天在昆仑还没磨了殷郊心性，哪怕是死亡，也只是一瞬间的痛苦。殷郊不懂，那瞬间虽苦痛滔天，倒也短暂。却不比亲眼目睹爱人与挚友死亡，那样的痛，剧烈又绵长，针扎似的，到最后变成细雨，淅淅沥沥在姬发命里，下个没完没了。

磨得他，早不再喜形于色。

殷郊略显天真的质问，自然也没得到姬发的答案。

他还是不甘，继续开口：“难道你……就一点……”

一点也不思念他？一点也不因为他重生而喜极而泣？

他的话终是如石沉大海，连一圈涟漪都没能激起。龙辇停了，马蹄掀土，卫兵在车外禀报：“王上，驿馆到了。”

“先休息吧。”此时，周王的声音却又暗含柔情。

恍若不可碰触的海市蜃楼。

6.

梦中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潮湿，只有湿润，没有光。姬发伸手去摸，先前浅浅一滩，越来越浓，越来越厚，快要把他淹没。他挣扎着，动弹不得，在漆黑里茫然无措。猛然间一到光落下来，他在河边，对岸长长的人，披头散发，一个接着一个被铁链锁着，朝永恒深渊而去。

他在忘川河边。

彼岸的人徘徊不尽，麻木地朝前走。姬发跳下河，涉浅滩跌跌撞撞地跑过去。一众人都是穿麻衣，从背面看一模一样，他一个一个翻，一个个拽，看着他们回头，男女老少，却没有他。

直到，到了轮回道前。

是他了，姬发停住脚步，那是他无论如何，都无法忘却的背影。挺拔劲瘦，宽大麻衣里荡着。他怎瘦成这样？姬发恍惚想，身体先于脑子，直接伸手拽住了前人的肩膀。

那人回了头，一脸的本然。

姬发张嘴，脸好湿，水顺入他嘴里，咸得发苦。他含着自己的泪：“殷郊，殷郊！！跟我回去！！”

殷郊张了张嘴，笑了，脖间衍出红色，一条细细的红线，死死缠绕颈间。

姬发从梦中惊醒，大吼：“殷郊！！！”

声音沉在夜里，扑通一声后了无回音，只有孤寒与风缭绕周遭。姬发深吸口气，他习惯了，他早已习惯十二年间无论卧榻何处，手边都是空荡荡的冷。

他刚刚坐起，还没缓好，驿馆的门就打开，吱呀一声，扯开了死寂。姬发看着那个无比熟悉的脸从门后冒出来。不似梦魇，他不再消瘦，而同过去一样，俊到有些美艳。

“我听见你叫我。”殷郊甚至还挺得意，“怎么？后悔睡前，没让我一起陪着？”

“你出去……”姬发声音不太对。

殷郊可没那么听话，他登堂入室，大大咧咧坐在卧榻对面的木椅上。成仙之后少了约束，他长发披肩，趁得那张脸更是夺目，眉宇盎然，英而不娇，漂亮得看不出经历过苦痛。

许是刚刚梦里惊醒，周王也丢了点自控。他看着殷郊，许久不愿意移开视线。

“梦……”他自言自语。

殷郊坐在榻旁边，拉住姬发的手，抚摸自己眉眼：“你摸摸，是不是梦？”

昔日王子一如既往，强势又带着任性，还似旧日，凭着姬发一点迁就，就能得寸进尺。他拉着姬发的手再向下，眼鼻口，脖颈，然后继续往深处去。

太真也太热，姬发的手抚过殷郊胸膛，心脏跳动在他掌心，如此鲜明。是活的，是热的，是干燥的。

殷郊靠近姬发。

“你为什么来？”姬发道：“太晚了……”

“什么都不会晚。”殷郊声音里已然暗哑。

仙寿如此长久，沧海桑田，不过捻花落叶之间。殷郊觉得，什么都不晚，他自信要让姬发与他一起成仙，白玉京内日日夜夜永无止境，岂会嫌晚？

殷郊嘴角噙着笑向姬发而去，却被周王一把推开。

凉风入堂，窗楹荡荡，灯烛如豆。

殷郊一脸不解：“怎么？”

“你出去。”姬发答得坚定。

殷郊不解化为愤怒：“你……你明明已经……”

“出去啊！”姬发几近嘶吼。

昨日爱侣，他日竟近乎仇敌。殷郊万万没有料到，他想过上刀山下火海，谁知这些刀山火海，是姬发亲手给他铸的。他双手握拳，也再无半分温情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是这样反应？”殷郊一把掀翻桌上茶盏，眼睛死死盯着姬发：“看见我，你难道就一点不开心？你对我，真的就没有一点在乎了吗？”

“你绝情，竟然到了这样地步吗？”

姬发的拳藏在褥下，内抠着，指尖在掌心刻下凹痕。殷郊正在他眼前，一脸愤怒。姬发还是最喜欢他笑，笑得肆意，笑得天下所有，他殷郊都不放在眼里。哭他不喜欢，怒他不喜欢，可是，现今，看到他哭怒，就已经很好很好。

失去过，才又格外珍惜，到卑微如泥的地步。

“如果还要再经历一遍……”姬发声音哑得犹如吞炭，“我宁愿一切不变。”

”出去吧。”

那声音听得殷郊心里一颤。自从下凡，他这是第一次，了然了一件事。这如垂垂老者的声音，尤似在讲，那无所不能的天下共主，似乎真的命不久矣。

恍若巨雷，斩在殷郊头上。

7.

周王登基，身披玄服，手持白旗，立于鹿台。长阶之下，密密麻麻站着各方诸侯，望下去，整整齐齐，好似蝼蚁般面容不清。明明身着华服，又无风无雨，姬发仍觉得彻骨地寒，从脚底攀上躯干。

他今日所见，是否是纣王昨日眼前之景。

殷郊不在登基大典，他身份特殊，况且也本是已死之人。至于他去了哪里，姬发没问。那日驿馆之夜后，殷郊不再与姬发同乘，姬发也愈加沉默，昔日烈火，已然成冰。

礼仪冗长而枯燥，与纣王登基时并无二致，配合礼官，姬发步步行礼，对天对地，对诸侯，对远方无数子民。火焰冲天，炙烤一头活羊与鹰隼。舞者在祭台旁着面具起舞，司宗扯长声音吆喝着，顺应神意，今姬氏发，转命鲲鹏，自天垂矩，天下为周。

姬发看着礼官托举纯黑托盘，沿石阶而上，百十个台阶他走了许久，直到姬发面前。礼官跪下，高举双手，盘上是一白玉打造的玉钺。姬发抖袖拿起玉钺，而此时，百位诸侯下跪，齐声高喊：“天下共主，千秋万代！”

姬发将玉钺举起，皇权与江山，在此时全数于他掌中。

而在远处复桥之上，殷郊正随意坐在横栏上，略带不耐，眺望姬发的登基大典。曾经他比之姬发更爱权与力量，一切戛然而止于那一场刑罚。白玉京其实什么都没有，殷郊比姬发更清楚这些。

天下，多么诱人的词语，这凡尘，没有人能逃得了它的引诱。

殷郊下凡已经月余，他曾经的自信似乎缓慢分崩离析。

姬发结束大典，回到起居正殿，由宦官脱下外袍和冕冠，正待他要解下里衣时，姬发突然挥手：“你先下去。”



宦官刚刚后退合门，从柱后就出现一俊美男人的身影。姬发看着殷郊从自己正殿走出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只觉有些不妥。殷郊捻起桌上一果子，放入嘴中。

“登基大典，好玩么？”殷郊挑眉问道。

姬发坐下，在他正对面：“如你所见。”

殷郊吞咽果子，鲜红果汁染着他双唇，艳得刺眼。他伸出舌舔了舔唇：“凡人间真是到处是好，我也想不通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成仙。”他起身，绕着空旷正殿踱步：“你看这富丽堂皇的地方，那些跪在地上忠心耿耿的臣子，还有军队和权力。”

他回转身，一双锐眼，一动不动盯着姬发：“我原本也可以有。”

姬发胸口一痛，好似又回到十二载之前。彼时殷郊贵为大王子，自然是足够配得上这天下所有。姬发从来没有想要过争夺，又或者，他宁愿单为西伯侯，此身许国，即为许君，做他忠心的臣子。

胸口痛得太过，熟悉热流又往上翻涌，嘴里皆是腥甜。只想到面前之人仍在，姬发硬生生将血咽回去，最后变为几声干咳。

他用衣袖捂住嘴，只注意着不要咳出血来，却没心思察觉，殷郊如此反常，只是冷冷地看着，脸色沉得如初一那夜的纯黑天穹。

姬发勉力缓了些许，在塌上斜靠着：“你自个寻别的地方去吧。”

“我想留下来陪你。”殷郊突然说。

姬发若有千万般脆弱，最不想的就是在殷郊面前显露出来。他只道殷郊眷恋凡尘，很快就回昆仑。那之后，天上一天，地上一月，殷郊在昆仑也许只一小憩，姬发的生命就会走到尽头。他知见心爱之人横死是多么撕心裂肺，更不愿此痛，让殷郊也经历一次。

他只想殷郊好好做他的仙，仙寿无尽，百年之后，他哪还记得什么姬发啊。

姬发见殷郊不走，越发冷脸，殷郊又不怕他，两人对坐。姬发先没沉住气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说了我来看你。”

姬发憋着气：“看了，很好，我是天下共主，什么没有？你安心了吗？可以回去做你的仙人了么？”

“你有没有必要这样回绝我？”殷郊果然被激怒，站起：“你以前，你以前根本不是这样！”

“我以前怎么样？”姬发不怒反笑。

殷郊一愣，脸颊竟是有了绯红，天性真纯，开始回忆往昔：“那时你……你待我极好。你还记得吗？那年在质子营，你我在大雪中迷路，天寒地冻，干柴燃尽了，我们相互抱着取暖。”

“我们说好的，不求同年同月生，但求同年同月死，我们一起，活到老，不分离。”

姬发叹息：“殷郊，是你先违背誓言，没有到老。”他再无故意冷脸的力气，只是疲累：“我也违背了誓言，我没有……追随你而死。”

“我不要你死！”殷郊吼着，“我要你活……！”

“我活得很好，特别好。”姬发强撑着，“只是不是仙，可我什么都有。”他站起身，振臂高呼：“天下财富，权力土地，军队房屋，我什么都有，我什么都有。”他说的如此动情，恍然，连自己都骗了。

殷郊却看着他的背影荡着，姬发又瘦了些，昔日从军，一身矫健的肌肉，现如今怎只剩下枯骨一副。他走上去，轻轻从后面，环住姬发的腰。

瘦得他心里慌。

“你回天上去吧。”姬发轻轻握住殷郊的手：“我很好，你见了我，该心安了。”

“和我一起吧。”殷郊终于说出这话。

姬发笑，他摇头道：“我没做过仙，但我也知道，仙人，需绝了七情六欲，才能修得正果。”他转身，凝视殷郊的双眸：“既然你已做了仙，怎么道理知道的，还不如我？”

“绝了情，回昆仑。”姬发自嘲道：“又或者，你早已绝了，只是我还在一厢情愿。”

殷郊狠狠捉住姬发的手，不甘而苦痛，他得以窥见生死簿上姬发寿命，初始，震惊至无法言语。殷郊不知，他总这样天真，发现姐已是妖就在父王面前提剑，发现姬发寿数将尽就要逆天改命。

一个小小仙子，他凭什么？！

他难道不知道，万一动情被三清知晓，他自己更是会成孤魂野鬼？！

姬发抓住殷郊的手，他不知自己寿数为何，但他知道，他必然命不久矣。他只是想，再帮他最后一回。

“和我成仙。”殷郊死死咬牙。

姬发一根一根掰开殷郊抓着他的手指，向后退，决绝冷漠：“不可。”

殷郊不敢相信：“你是、你是舍不得这荣华富贵？！”

姬发笑，笑得凄苦：“是。美酒佳肴，美女妻妾，我做我的天下共主，什么都有，为什么要跟你去昆仑清心寡欲。”

殷郊一把扯住姬发衣襟，恨不得从他那俊挺脸上挖出他的心里话。他不敢相信，昔日共苦的手足，为何变了这样多。

“为何如此？”

“为何？殷郊，你去昆仑十二天，我在凡间十二年，整整十二年！我怎么过的？你死得到干脆，留下我亲眼看着。我怎么熬？我好不容易才……你又出现。”

姬发反手拨开殷郊手腕，脸色越发苍白：“然后？你就一去不复返，再回去做你的神仙？你为什么又要下凡？你太狠了，殷郊，太自私了，你是要我死。”

“我不要你死，我不要你死！”殷郊哪沉得住气，他差点就把阳寿秘辛全盘托出。只是一晃眼，姬发苍白的脸离得太近，他才恍惚觉得，这世上有因有果，万事公平。他死在他面前，他也非要死一次，在他面前。

殷郊不敢想那样场面，只是心跳快得骇人，猛然间拔筋抽骨的痛，让万般言语都止于喉舌。他师父广成子之言语犹似在耳边：若你有情，修为尽毁，拔去仙骨，不入六道。

他是真的动了情了。

殷郊面露苦痛之色，越是靠近姬发，他就筋骨痛得越厉害，他只后退，再后退，靠着门扉，夺门而出。

而门刚刚轻掩，姬发就再也支撑不住，一口浓血自胸膛翻涌，从口中尽数喷出。

8.

灵根于仙神身侧长大，自幼定了，要为了凡间献出生命，那是他的劫。灵根落世，长至幼子，得体会父母恩情，及至少儿，得品尝手足亲情，了了少年，又窥伺同胞爱情，一生情已至此，六根浑浊，再无归位可能。

及至成年，抛小爱，得大爱，失父母，失兄弟，失爱人，得百姓，得臣子，得苍生。

因缘已结，寿数已尽，魂归四海，飘渺无尽。

拥万里江山，享无边孤单。

9.

疾医手从周王手腕上离开，拧眉抚须，半晌只是一声长叹。姬发面容平静，悠悠开口：“还有多少日子？”

疾医语塞：“这……臣不敢妄言。”

待在竹简上写下方子，恭敬交出去后，疾医才道：“王上年纪虽轻，但一生戎马生涯，大大小小的伤哪次都没好全，又骑马奔袭，多是冒雨冒雪，体内进了寒气，恐怕难以除根。”

“无妨。”姬发平淡，犹如谈论他人琐事。

疾医开了几个保养的方子，匆匆告退。姬发在宦官服侍下披上外袍，此处自是正殿，是起居之地，姬发仍翻开竹简，在灯烛下细细审阅。宦官轻声提醒：“王上，您已许久未去王后那里。”

周王之后邑姜为姜子牙之女，讨伐纣王有功，被册立为王后，两人倒是相敬如宾，至今都未曾圆房，保持兄妹相称。只是于礼而言，每当月圆十五，总该是去看往王后的日子。姬发合上竹简，却没有应了宦官。

“我出去走走。”姬发道，“不许跟着。”

宦官懦懦称是。

夜凉如洗，月色盖得地上一片银白，愣是生生染出了雪色，显得更加冰寒。姬发批了厚衣，仍觉得冷。少年时他与一众质子经常赤膊玩水，哪怕寒冬腊月，也觉得浑身热气腾腾。不过十几年，他再不愿碰冰，寒如刀，刺得他痛。

殷郊已离开他半年有余，不知去往何处，也罢，最好是回了昆仑，现在在哪株桃花下打着瞌睡。原来他在质子营内时，成日拉练。那种程度，谁都叫苦不迭，有时苦得狠了，殷郊就瘪嘴，闷不吭声。他是大王子，要吃更多的苦，才能不让其他质子看轻。彼时，姬发就会拉他逃，逃得也不远，就十里地。朝歌城外一片半大不大的斜坡，三辆桃树，春临了，花瓣斜飞，微风徐徐，旭日暖暖，正是偷闲的好日子。几次下来，殷郊每每和姬发逃了，都睡得安心。桃花花瓣落在他脸颊，像哪家怀春的少年，爱慕藏不住往外跳。

那时，姬发吻了上去。殷郊没睁眼，眼皮子却抖得厉害。

再往后沧海桑田，连年征战，再无法这样，浮生偷得半日闲，晓看天色暮看云。

往日之景讶然浮现，姬发前胸一热，又不是痛。已经许久没有想到少年事，今日却格外怀旧。鬼侯剑他总随身带着，干脆拔了出来，剑身凛凛，月色攀爬在剑刃上，似是添了几分锋利。周王在月下舞剑，招招带杀，犀利无比，根本没有半分，此人身患重病的迹象。

他带着月光一起舞，是黑夜里一只银白的鸟。

一舞未毕，忽然间烽火台燃起烈火，斥候百里加急，骏马在黑夜中嘶鸣。一簇消息如箭摄入周王宫内，嘶吼声扯破寂静与平安：

“报！！急报！！东夷方国叛乱！！东夷方国叛乱！！！”

登时，百余火台一溜烟地起火，将王宫四角点燃。姬发收剑，立刻返回正殿，召太公姜等重臣觐见。三更至五更密谈，隔日上朝，周王立排万难，执意决定领军御驾亲征。

姬发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谁人也无法教他回心转意。也包括殷郊。

从收到战报到出征不过几日，四处调拨粮草，整备战马军队，不可谓不赶。军情紧急，这样更也说得过去，只是当殷郊匆匆来到镐京，见到的已是披胄戴甲的姬发时，他明了，姬发这样赶，是怕自己再没时间。

“你在送命！”殷郊不顾脸面道，幸而此刻周王身边只有几位随从。

姬发目不斜视看着行将既白的东方：“上战场，哪次不是送命？你也是打过仗的，成仙了成的婆婆妈妈的。”

殷郊咬着牙，知道姬发命不久矣，这一去，真怕在路上薨了。他、他还没有说服姬发和他一起去昆仑，若是他就此没了，该怎么办？

“别去，你已经是天下共主，不再是那个冲锋兵了。”殷郊难得低头。

姬发一把甩开殷郊，双目隐隐有怒气。他拧眉道：“我不是逃兵。”

“这根本不是逃不逃兵的问题？！你觉得现在你还能骑马奔袭多久？！”殷郊绝不后退。

他见着姬发嘴边一抹苦笑，心里酸涩。那个英俊且意气风发的少年郎，究竟是怎么会有这样的笑。姬发笑，笑得一点不收，好似殷郊说了什么天大的笑话。

“哈哈哈，那又何妨？是我弱了？是我怕了？殷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和你去昆仑。我爱这天下，爱子民，爱百姓。我有一口气，都会留在大周，有一缕魂，都是大周的魂！”

至此，那双星眸之中，是绝不输于任何人的赤子之心，甚至比少年时的姬发仍要热火腾腾。殷郊退了，他明白了，他再无法改变姬发任何想法。他也从未能改变过他。

只是，他仍有一丝执念：“姬发，你爱那么多，那……我呢？”

“你心里装了那么多，丁点位置，也不剩给我了。”

夜又起风，大风，吹得王宫四角的火眼颤颤巍巍，小得像谁人一滴泪。黎明前最是黑暗，此刻，他们谁也看不清谁。殷郊抬手，去摸，近在咫尺的姬发，在他心里好似远在天涯。他摸到了他，剑眉下一双星目，再摸，摸了一手的湿。

满脸的湿。

他们谁都没有说话，湿润汇聚在殷郊掌内，月从云后探头，月亮长在他手心里。他也该哭

了，可神仙无泪，本该也无情的。

另一抹光自东边而来，日头已爬上周王宫的角檐。

“我走了。”姬发再开口时，眼底已无潮痕。

他抱着头盔，昂首挺胸，大步向前。一身胄甲威风凛凛，阳光均匀铺洒于每一片铠甲上，光芒刺眼，教人不敢直视。

“出征！！！！起军誓！！！！”

“战无不胜！！攻无不克！！天下共主！！所向披靡！！！”

殷郊看到，姬发一次都没有回头。

9.

殷郊独自一人回了昆仑，两个时辰后，他跪在封神台，面前仍是其师广成子，与出发那日一模一样。好似他根本没有走人间一遭，一切不过是他大梦一场。

“怎么？放弃了？”广成子似笑非笑。

殷郊重重向师父磕了三个响头，此番就算仙气护体，也让他疼痛难忍。可与心伤相比，又实在微小。

“请师父，赐予我仙豆与法器。”

“你？！尔等逆徒！”广成子气极，片刻又缓了过来，道：“你可想好了，你若使用仙法帮他，犯了天条，此番是有去无回。”

姬发没有丝毫犹豫：“我意已决！”

“糊涂！太糊涂！为师怎么收了你这样的蠢徒弟。”

殷郊犟，从小就犟，半点迂回也不懂。欲杀妲己，行刺亲父，哪一件事不是做得莽莽撞撞。就这么个死心眼，心里要是装了谁，又怎么能抹去？广成子长长一叹，罢了，罢了，就算是拦住他，可他也动了情，早晚会失了仙骨魂魄四散。

“净给我惹麻烦你！”广成子伸手在宽袖里掏。

殷郊眼眶发热：“徒弟不肖。”

广成子无奈：“我管不了你们，只是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你下去，帮了他一仗，又能怎样？你消散了，他阳寿也不多，到时你不入六道，他入，你们恐怕是，生生世世不能再见了。”

“你可想清楚了？！”广成子发问。

“我意……已决……”殷郊叩首。

“你用仙格，只能换他不到两年寿命，你还执意要去吗？”广成子不忍，只得再三确认。

殷郊抬头，满目的赤红，似乎要把那双桃花眼都瞪出来。他动了情，日日夜夜承受着扒筋抽骨之苦，眼里却怎么也没有一滴泪水。神仙无泪，可神仙有情，情难自己，还换不来一滴眼泪。临了了，殷郊只是满眼的红，好似要滴出血来。

“我意已决。”

广成子那颗仙豆，可算从大袖里摸出来了。还有些番天印等法器，也一并给了殷郊。

“快走罢，救回来个大麻烦。”广成子背对徒弟，甩手。

殷郊无言，只是又一次重重叩首，磕出了响。像一记钟鸣，长鸣于广成子耳畔。

10.

东夷方国汇聚蚩尤少昊等部族后代，观殷商姬周虎斗而不出，等牧野之战两败俱伤姬周惨胜，窥大周初立而根基不稳，一举大军难下，势必要趁此恶狠狠啃下大周一块肥肉。

幸得周王反应机敏，出兵迅速，反叛军未进军百里，就遭到遏制。守军死死咬住反叛军势头，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，纠缠数日后，反叛军士气大败，早无先前势如破竹的劲头。

而守军苦熬之时，又听闻周王姬发竟御驾亲征，顿时士气大振，满城百姓全民皆兵，又挺十余日，等周王大军来临，竟然是十室九空，空巷无人之景。

姬发眼前一热，嘱咐兵士们一定要好好安葬同袍。

战事不妙，周在与殷交战中兵力损耗太过，需十年休养生息，这才刚刚两年，兵士们根本没缓过来。姬发知道，殷郊说的对，一切都是强弩之末。千疮百孔的军队，五脏俱病的自己，哪一个都不再有昔日荣光。然而，任何衰退都不是逃战的理由，越是这样，姬发他越要站。

死战，死战，他已决意死在战场。

援军到达后，在城前扎营布阵，精锐顶在前面，给东夷以虚假盛况，教他们迟迟不敢反攻。姬发则亲自站在城楼，天下共主一出，饶是叛军也心有惧焉，不敢再冒进一步。每一日，姬发都在城楼上站足六个时辰，日出至日落，北方的烈风刀刀割在他的脸上。

寒气进一步入骨，他每一日回营房，都需要大把汤药吊着那口气。

终有一日，强弩也崩了，姬发卧病不起，在塌上辗转反侧，昏昏沉沉。军医一个又一个进，一个又一个出，除了带出染了血的帕子，什么好消息都没有出来。而这情况三日之后，东夷可算是识破了周军计谋，战鼓响，旌旗飘，马蹄声阵阵如雷，刀剑光闪闪似电，数万大军方阵压迫而来，扬起的土灰遮天蔽日，白昼恍若傍晚。

周军迎战，死战，不退一步！

姬发高热不退，连连呕血。他做了一梦，又是那漆黑的浅滩，又是那一排又一排锁着的，等着投胎的亡魂。这一次，他也在其中。他随着投胎的人们慢慢走，就快到了，漆黑一片的尽头有一处大井，往里跳啊，这一跳，就都结束了。

这空空一生，也就都结束了。

姬发恍惚着，暗觉自己忘记了什么。他想，是父亲姬昌，兄长姬考，还是……还是那个人？

“殷郊！”他在忘川河边，喊出了他的名字。

前面一人转了过来，正是熟悉面容。殷郊站在他前面，回头，笑得轻松自在。

“我在。”他道，“与你一起，咱们一起投胎，一起降生，下辈子还在一起。”

姬发心里暖呼呼的，他笑：“岂止下辈子，生生世世都在一起。”

“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谁让你成为天下共主呢？”殷郊难得附和。

姬发越发觉得奇怪，殷郊仍是那张脸，可骨子里好似什么都不对。他却不顾这么多，梦也太美，他许的正是这生生世世。这一世他早亡他独活，可不怕，他们还有下一世，再下一世。

“我再不做什么天下共主了。”姬发松了口气道，“你也别做，咱们就都投生在寻常百姓家。我呢，身体好些，学个武打的行当，也不从军，就教村口那些小孩，收点口粮过日子。”

“那我呢？”殷郊问。

“你？”姬发扯着嘴笑：“你脾气烂，就呆在家里，好好地养鸡养鸭，织布缝衣呗。”

“少来，我可不是你的什么深闺妻子。”殷郊可是不服气。

姬发再笑，笑得头昏眼花，脚步虚浮。离那投胎的井越来越近了，这一世他爱天下，爱九州，爱得太累。他呀，就想好好睡一觉，醒来，殷郊就睡在他旁边，哪来的桃花落在他唇上，他隔着花，吻那人的嘴。

再圆满不过，再妥帖不过。

姬发已经看到了那大处黑黢黢的井，只要纵身一跳，就什么都结束了。他的梦也会就此成真。他一只脚，已经悬在了井上。

猛然，有人拉住了他。

姬发回头，又是殷郊，只是这殷郊却没那么好看了。满目血红，发梢飘乱，极为狼狈不堪。他张大嘴，嘶吼着他的名字：“姬发！！！！别走！！！！！”

姬发扭头向另一边，前方只有一口硕大如同深渊一般的大井，又哪还有半分“殷郊”的影子？！

花没了，草没了，寻常百姓家的茅草屋没了，小孩没了，鸡鸭没了，布匹没了。

笑着的殷郊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

姬发回头，茫然间突然清醒，再一回神，已经从忘川河边回了大营，他躺在榻上，全身是汗，湿得像刚刚淋了数日暴雨。他艰难爬起，喉咙里烧了火，斯斯哑哑喊不出声。他张嘴，动弹了，额头上的汗就顺着他的眼角，缓缓落下。

“来人！”姬发勉强发声。

门外卫兵匆匆步入，见姬发转醒，单膝跪地：“王上！”

“战事如何？”姬发虚弱发问。

提及战事，卫兵突然两眼放光：“战事大有好转！天降奇迹！有仙人助大周！仙人神通广大，三头六臂，身似铸铁，刀枪不入！那些东夷的叛军哪是仙人的对手啊，几番下来，一个个被打得屁滚尿流！”

姬发头痛欲裂，撑着身体坐起：“我去看看。”

卫兵似有为难：“可是，军医大人说……”

“放肆，你想违抗天子命令？！”姬发大怒，吓得卫兵两股颤颤。他道：“取鬼侯剑给我！”

姬发掀帘而出，营内一片混乱，还未走出几步，就看见东方一碧蓝巨人正仰天长啸，手里握着东夷的大纛，轻而易举扯裂捏碎。姬发猛然惊惶，迅速让随从召来骏马，跨骑而上，勒紧缰绳，策马向着蓝色巨人狂奔

他越是靠近，越是心寒。耳边是人群嘶喊哀嚎之声，巨石从天而降，压得兵士们血肉模糊，血流成河，血满刀鞘，残肢乱横，都说地狱可怖，却远不及此时人间万分之一。

明明已经是节节败退，却只有蓝色巨人仍然一敌万，他似不怕死，又好似在求死，只为了帮大周将前路扫得干净。姬发骑马靠近，总觉得那蓝色巨人颇为熟悉。

是他，是他！是殷郊？！

“疯子！疯子！！”姬发怒吼，可此刻他披头散发，衣冠不整，面目狰狞，又何尝不是另一个疯子？！

他逆着军士们到了蓝色巨人下，果然在石凹处看见了一个熟悉身影。殷郊盘腿坐着，闭目运法，浑身越发透明，好似一缕青烟，下一秒就要消失于风中。姬发下了马，跑着，被断肢绊倒，他爬起来继续跑，一脸的血，厚的好似盖住了泪。

“殷郊！？”他抓住殷郊的胳膊，“你疯了，你疯了！”

殷郊睁眼，那样平静。

“此战，你必然会安然回去。”殷郊缓缓道。

姬发怒得心口剧痛：“我不在乎！我不在乎！你在犯什么傻？！你这个疯子，你这样做，还成仙么？？！你私自干涉人间事，你怎么回昆仑啊？！”

“我不会回昆仑。”殷郊不再多说。

姬发呆愣：“什么？！”

“回去，好好做你的天下共主。我要你活着，哪怕多一天，一时辰，那也要活着！”

“我不在乎！”姬发激动。

殷郊那副平静的模样终于是裂开了，他笑，笑得癫狂笑得痴傻，笑得恨不得要质问天地，为什么这么残忍。他嘶吼着，仿佛要把血肉都吼出来：

“可我在乎！我他妈的在乎！！！姬发，我就是要你好，要你活着！退去仙骨又何妨！不入轮回又何妨？！”

“死生不见.....又何妨？”殷郊仍在笑，笑得眼睛痛：“你能活着，就很好。”

殷郊的身体痛，自相见，就动情，拔骨抽筋的刑罚，一点点蔓延在他身上，随着再重逢时间推移，嘴上不说，心却动得那样强烈，就越是痛，痛到他有时不得不刻意远离姬发。现在痛到极致，倒没那么刻骨铭心了。殷郊身体越发淡了，眉目模糊成雨后山峦间的云烟。

他看见姬发哭了，堂堂天下共主，而立之年，像个小孩。别哭，殷郊抬手，擦掉他的泪。姬发发了狠，举起鬼侯剑，对着那些敌人一通乱砍。殷郊想帮他，发现法力已然渐渐溃散。天色昏沉，云如血海，好像地上的血，通通流回上天。

一滴水落在殷郊的掌心，下雨了吗？没有。那是什么？殷郊低头看，渐渐透了的掌承不住那滴泪水。

是殷郊的泪水。



神仙本无泪，奈何情至深。

11.

女娲垂目，一瞥千年，一睹千年。造物神手捏万物，朝代更迭，生灵涂炭，与她并无干系。只是她在昆仑活的太久，一草一木都有了灵性。灵根从小在她身边长大，风吹不倒，生的铁骨铮铮。

灵根见不得民生悲苦，便要下凡拯救苍生。救了，就可归位。女娲允了，只是告诫。

人世七苦，此番你一个逃不掉。红尘滚滚，无人能独善其身。

灵根不怕。

他下了凡，投了胎，出生三年，西岐大旱，八年，入朝歌成质子，十二，上马九死一生，十四，情劫难过有口难言，十六，长兄横死，十七，永失挚爱。

二十，举兵，征战四野，三十，登基，天下共主。

三十三，命归天地间。

千百神仙为此请愿，请灵根归位。女娲道，他去了本就是不归的。

可否网开一面？仙人们跪求。

为何？

为天下苍生。

12.

姬发终于还是死了，死在了班师回朝的第一个上弦月之夜。他躺着，已然是油尽灯枯。在那之前，因殷郊相助，周军反败为胜，打得东夷举国后退五百里，自此东夷大伤，百年之内无余力再犯大周。

天下共主，再不是虚名。

姬发死的那天王城内一片死寂，而王城外歌舞升平。百姓张灯结彩，小贩喜笑颜开，男女老少都走在街头，见面额手称庆，庆之后百年的平安喜乐。吵得天都要翻了个个。

姬发却渐渐听不见那些声音。

他睡了，睡得很香，睡得很沉。他身体不痛了，胸口满满热血，健步如飞，身姿矫健。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推开一扇竹门，院子里鸡飞狗跳，有个人正弯着腰捉鸡，差点就摔了个狗啃泥。

姬发哈哈大笑。

那人抬了头，笑了。眉是月牙弯，眼是满天星。他抓住姬发的手，把他拉着靠向自己。漫天的桃花哗啦啦下雨，落在彼此的肩上。一片桃花飞入二人之间，姬发含着花，吻了他。

真真好，正正巧。

13.

武曲星出世，降临西岐，姬氏次子发，武艺超群，勇冠三军，救天下于危累，搏灾厄于四

海。今功成名就，寿数已尽，本应自毁，又因众仙念及其功德，允其回归天位，得长生。

同袍殷郊，救人心切，网开一面，同归昆仑，归于武曲星座下修行。

至此，生生世世。

完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